

TIAN XIA LANG YAN 纵横东北的抗日英雄传奇

国难当头，他们用热血和生命向敌人
展示了中华儿女的铮铮铁骨！

天下无双

刘亚学 著

真正的勇者，必是不露锋芒

一个最好的战士应有的结局就是在最后的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

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看到胜利的旗帜升起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原创
长篇小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狼烟 / 刘亚学著. —— 长春 :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472-0336-1

I. ①天…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9134 号

天下狼烟

作 者 刘亚学

出 版 人 徐 潜

责任编辑 周海英 于 涉

责任校对 李洁华

封面设计 王冠华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34 万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电 话 总编办:0431-86037598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北京中达兴雅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472-0336-1 定价: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提要

这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至一九四八年秋,发生在东北三江地区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张万库、赵国栋等人由农民的儿子成长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由民族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战士。曲折的抗日、剿匪斗争经历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鲜活生动的语言风格,产生了强烈的心灵震撼力。

故事围绕张王氏、赵玉生、孙殿贵三个具有典型性的家族而展开,塑造出了一批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同时,对斋藤、李大巴掌等反面人物的丑恶嘴脸也刻画得淋漓尽致。

故事的结尾以张家的分家解体而告终,昭示着封建家族的彻底毁灭,标志着一个风雨飘摇、饱受战乱之苦的旧时代宣告结束,一个蒸蒸日上、前程似锦的新时代已经来临。

风啊风啊
有时你像钢刀扎进胸膛
有时你像纤手抚摸脊梁
雨呀雨呀
有时你像洪水吞噬堤岸
有时你像甘露滋润苗秧
暴风练人胆
骤雨洗沧桑
风也罢雨也罢
风风雨雨话三江

风啊风啊
有时你像皮鞭抽打身上
有时你像口唇亲吻脸庞
雨呀雨呀
有时你像泪水挥洒穹疆
有时你像温泉洗掉肮脏
不怕暴风雨
人生铸辉煌
风也罢雨也罢
风风雨雨话三江

天下
粮
烟



第一章

第二松花江和嫩江汇合后,形成了第一松花江,三江的冲击扇打造出了方圆数百里的湿地。这里荒草丛生,河汉纵横,人烟稀少,甚为荒凉。獐、狍、狼、狐出没,候鸟迁徙聚集。人们世代传诵着这样一首顺口溜:“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在沿江一线绵延着一条拐来拐去的土岗子,学名叫做台地,当地人管它叫做山坎。北正站就坐落在山坎上,有上千户人家,称得起是一个大屯子了。

据老人们讲,北正站颇有来历:辽金时期,大辽国在三江交汇的地域建立了宁江州,州府所在地就是北正站。女真人首领完颜阿骨打在会宁率领部落揭竿起义,并且缔造了大金国后,渡江南下,一举攻下了宁江州。州府北正站被战火焚毁,在恢复重建过程中,阴差阳错,一夜之间,狂风将建城标志刮出三十里远,到达了南江沿,于是一座新城应运而生,也就是后来的松漠城。北正站还是北正站,虽然州府的头衔丢掉了,但是交通要道的地位非常牢固,一提起北正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全东北土匪四起,盗寇横行。北正站与坎下大草原接壤,经常遭受匪患的侵扰,被绑票的“秧子”多得数也数不清,被掠走的赎金不计其数,因此倾家荡产者有之。有的穷人家索性顺其自然,纵容儿子落草为寇。此后北正站又多了一个别称,叫做“胡子窝”。

张万库现年二十三岁,其父张连发是随着老人闯关东过来的,母亲王氏是蒙古族,八岁时随父母从草原深处漂泊到北正站,饥寒交迫,为了活命,将她给张家作了团圆媳妇,十六岁圆的房。生下五男三女:大儿子张万库,二儿子张万有,三儿子张万兴,四儿子张万隆,五儿子张万财。大姑娘嫁给了本村的李家,家里比较贫穷。二姑娘长得高挑大个儿,脸盘俊俏而白皙,天生就是美人坯子,嫁给了本村的王家,生活富庶。三姑娘身体一直不好,嫁给了本村的杨家,穷得叮当乱响。村

里有张、赵、孙三个大姓人家，有人说得非常形象：张半站，赵一窝，加在一块儿没有孙家多。

有一天下午，村里突然开进来一支队伍，穿的是一身灰军装，头上戴的是狗皮帽子，清一色的三八大盖枪。又高又大的骡子拉着长筒子大炮，把村里弄得冒烟咕咚。长官身穿马裤，脚蹬马靴，腰间佩戴着战刀，走起路来好不威武。炮车赶进了张家大院，炮兵住进了西厢房。

张万库目瞪口呆，那枪上的刺刀闪闪发亮，那大炮管口有一只碗口那么粗细，心里不觉产生了当兵的念头。

在漆黑的夜晚，他走进了母亲张王氏的房间，说：“妈，我要跟着这帮兵走，白天听他们说，要与小日本血战到底。日本人侵略中国，到处烧杀抢掠，还祸害女人呢！他们比狼还狠，照当年跑毛子时的情形还邪乎呢。”

说起跑毛子，张王氏的心里咯噔一下子，回想当年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将属于中国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据为己有还不满足，又深入东北内地烧杀抢掠。后来军中得了瘟疫，患者上吐下泻，死的死，病的病，战斗力丧失殆尽。白毛将军询问翻译：“这是怎么啦？”翻译回答说：“杀人太多，天不容啦。”白毛将军下令：“不许随意杀人。”而后人是不怎么杀了，但是强奸妇女愈演愈烈，兵士一见到妇女就高喊：“马达木上高，扑鲁扑鲁毛士。”意思是说“女人真漂亮，把她干啦。”女人们怕遭受被蹂躏的苦难，想出了好多办法，有的穿男服，剃光头，有的不梳头洗脸，还要抹上锅底灰，以此麻痹老毛子。老毛子是有点傻气，竟然分不清男女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开始纳闷，怎么见不到女人了呢？后来发现了这个秘密，又气又恼，让人们排好队伍，一个一个的用手去摸，一旦发现胸前鼓胀的，便拉到一旁强奸，遇见有姿色的女人，大家伙就轮奸。许多女人就这么被祸害死了。母亲那年刚满六岁，已经懂事了，亲眼看见十岁的姐姐被老毛子拽进仓房里，过了一会儿，老毛子走了，大人们将姐姐的尸体抬出来，放在牛车上，拉到荒郊野外埋了。

一提起老毛子，张王氏的牙根咬得直冒血，一说日本鬼子比老毛子都不是人，她额头上的青筋都在突突跳动，双拳紧握，斩钉截铁地说：“孩子，你去吧，娘不拦你，你要多杀小日本儿，做一个真正的英雄好汉！”

张王氏穿上了一道脸的棉鞋，拽着儿子的衣袖，来到了团部。

团长郭凤鸣很有派头，得知来意以后，情绪有些激动，说：“大嫂子，你送子参军精神可嘉，但是当兵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丢掉性命。我们在齐齐哈尔刚刚打完了江桥之战，日本鬼子吃了愣亏，他们能饶过我们的部队吗？我们的旅长李海青正在松漠街里进行军事部署，准备迎击来犯之敌。眼下大战在即，我不能收下这个小兵蛋子，现在的他连枪还不会放呢。等战斗结束，再让他来

参军也不迟啊。”

母子俩面面相觑，无可奈何地退了出来。

张万库报名参军碰了钉子，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多么渴望驰骋疆场奋勇杀敌呀。可是空有满腔热血，不能施展七尺男儿的能耐，他感到异常的憋屈。

翌日凌晨，军号嘹亮，部队开拔了。张万库目送着他们，感到非常闹心，双手抱头，一下子栽到炕梢不起来了。

看着儿子情绪不高，母亲心疼不已，下到厨房煮了三个荷包蛋，端到儿子面前，还热气腾腾的呢！连喊三遍，张万库怎么也不吭声。没有办法，只得将四儿子张万隆叫到跟前，让他把荷包蛋吃掉了。

早晨起来，张万库悄悄离开家门，沿着笔直的通往松漠城的大道疾行。他想了一夜，决定追赶部队去！道路两旁的杨树直挺着高大粗壮的躯干，虽然是时近深秋的季节，黄绿相间的叶片仍在迎风摇曳，发出啦啦啦啦的声响。田野里的庄稼，高粱露出粉红色的笑脸，大豆枝头悬挂着弯月，玉米的怀中抱着熟睡的婴儿，谷子的长穗布满银河的星星。啊，大好的河山，丰收的景象。东北的老百姓本来过的祥和日子，可是“九·一八”事变的枪炮声，打碎了宁静的梦幻，强加于人的却是深重的苦难。郭凤鸣团长的话犹言犹在耳：“日本人在江桥之战中吃了亏，他们能饶过我们的部队吗？”

张万库越想越激动，他的满腔热血都在沸腾，不觉又加快了年轻脚步，三十里地的路程，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他几乎是一路小跑，累得气喘吁吁。到松漠城北门口了，他坐在马路边上，随手捡来一块青砖垫在屁股底下，望着朝阳独自发呆。休息片刻，他站立起来，逢人打听西南营的方位。

西南营历来是驻扎军队的地方，从清朝开始屯兵，而后就是东北军接替。张万库辗转多时，来到了西南营，发现早已是兵去房空了。他急切地向护院老人打听郭团长的行踪，得到的答复是：“说不准，八成是去了陶河堡，那里是交通要道，与小日本要有一拼。

张万库茫然了。

陶河堡与松漠城大约有二三百里地的距离，走到那里最低需要三天时间。张万库左思右想，下定决心还是继续寻找郭凤鸣的部队。

沿着通往陶河堡的大道一路东行，风餐露宿，不觉来到了二龙山。此村南面几十里地是第二松花江，北面几十里地是第一松花江。张万库赶路又饥又渴，进村讨吃讨喝。

村西头把边儿这一家人家，看房子是三间草房，看院子是挺宽绰，家里还养着马。张万库不假思索，一头闯进院中。打开略带嘶哑的喉咙喊叫：“帮帮我吧，我

快要饿死啦！”

话音未落，一位中年妇女迎了出来，仔细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张万库身高五尺四五，长得白白净净，可能与母亲是蒙古族人有关，浓眉大眼，炯炯有神，高高的鼻梁，非常匀称，四方大脸，胡茬子显得很重，向人们展示着雄性的力量。

中年妇女热情地招呼张万库进屋里来。

东屋一铺大炕，靠近房山一侧放置着炕柜，柜面上的玻璃画很惹人注目，四幅画里有凤凰、孔雀、百灵、雨燕。炕柜的上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垛。一看这户人家就是二八措子人家，也就是说，不穷不富，小康之家。

中年妇女赶紧去厨房端来一个大盘，盘子里有五个雪白的馒头，嘴里说着：“你这孩子口福不浅，这馒头是昨天专门为芬儿她爹过生日蒸的，孩子你快吃吧，别不好意思。”

张万库早已是饥肠辘辘了，哪管她爹还是她娘的，可劲儿吃吧。转眼之时，五个馒头报销已尽。

从中年妇女言谈中得知，这户人家姓窦，是祖辈人闯关东过来的。经过两代人的拼死拼活，苦积苦攒，眼下家有两垧地，三间草房，两匹马。年吃年用，癞蛤蟆打苍蝇——将供嘴。

听说窦家也是闯关东过来的，张万库很感兴趣，顺口问了一下是哪个府、哪个县、哪个庄的。回答是山东省无棣府海丰县王家黄家龙湾庄的。对方的回答令张万库拍案惊奇：“真是神啦，我家也是无棣府海丰县的，庄不是一个庄，是张家黄家龙湾。”

中年妇女睁大眼睛，说：“是前后庄，相距不到三里地。咱两家是正经八板儿的山东老乡啊！”她显得异常兴奋，高声呼唤住在西屋的宝贝姑娘芬儿：“你快过来看看你大哥，他是咱家的亲老乡。”

芬儿今年十七岁，是窦家唯一的独生女儿。生下芬儿的时候，芬儿她妈坐月子得了产科病，以后就不能生产了。芬儿她爹很仁义，一不休妻，二不纳小，夫妻恩爱，勤俭度日。听见母亲在叫，芬儿放下手里的活计，下炕穿鞋，跨进东屋的门槛。发现一位相貌堂堂的小伙子坐在炕沿上，有些不好意思，想退退不出，想进进不来，特别尴尬。

母亲张口说道：“姑娘，这是你大哥，是从北正站来的。”

芬儿问：“北正站在哪里呀？”

母亲说：“我也说不准，离我家一百多里地呢，据说那里是鱼米之乡。也很古老，村南还有当年金兀术建的土城呢。”

听母亲这么一说，芬儿不再羞涩，话匣子一下打开了：“张哥，你上这么大老远的地方干什么来啦？”

张万库用眼偷看着芬儿,见她樱桃小口,柳叶弯眉,杏核眼睛,梅花鼻子,元宝耳朵,白中透粉、粉中透白的脸,配以长短适宜的脖子和稍稍隆起的胸脯,简直就是一个绝代的佳人了。

他意识到什么,将自己的眼神轻轻地从芬儿的身上移开,沉吟良久,说道“眼下,日本鬼子占了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眼看着东北三省就要全部沦陷了,他们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说不定很快就要打到这个地方来了,看来安生的日子走到头了,你们也要受灾受难啦。我堂堂七尺男儿,决不甘心去当亡国奴,定要真刀真枪地同小鬼子干一场,拼一个你死我活,就是战死沙场,也死不足惜,让小鬼子看一看,我们中国人不是熊包软蛋,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我离家出走,就是去找抗日队伍,听说他们已经开拔到陶河堡了,估计再走两天就能赶上他们。

听了张万库的话,芬儿的眼窝湿润了。她根本没想到这位沿路乞讨的张哥是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硬汉,是一个叫她无限崇拜的英雄偶像。她小时候就听父亲讲过义和团杀洋鬼子的悲壮故事,幼小的心灵里就埋下了卫国保家的种子。她铿锵有力地说:“张哥,你真是好样的,我打心眼儿里佩服你,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够格。我芬儿年纪不算小了,对国家大事也懂得一些啦,我也要跟着你到陶河堡找部队去!”她转过头来,一支粗大的发辫就势甩在了一边,搭落在自己的肩膀上,“妈,你同意我与张哥一块儿走吗?”说罢,脸上突然泛起美丽的红晕,少女的羞涩缠绕着她。

芬儿姑娘把话挑开了,她看上张万库了!

母亲心头上虽然在一瞬间也掠过将女儿嫁给张万库的念头,但是芬儿说要跟他一块儿离家入伍打鬼子,她还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孩子,这事儿比天还大,我一人做不了主,你爹的脾气秉性你也不是不知道,他要是不同意,我这个当妈的也没招儿啊。”

张万库赶紧接过话头说:“小芬儿妹妹,你可不要瞎说一气,你这样小的年纪怎能行军打仗呢?你在家陪着爹娘好好过日子,等打完了仗、赶走了日本鬼子以后,我保证来看你们。

芬儿看了他一眼,用力点点头。

张万库吃饱喝足以后,又要继续赶路。母女二人真心挽留他歇上一晚,待第二天起早成行也不迟。可是张万库为了追赶队伍心急如焚,非要拔腿走人不可。母女二人没有办法,马上烧火做饭,贴了一锅圈儿的苞米杂合面大饼子,以备他走路饿时充饥。张万库十分感动,“大婶大婶”地叫个不停,“芬儿芬儿”地叫个不停。她俩的心里甜得直门儿流蜜,脸上乐得像是盛开的牡丹。

蒸熟的大饼子晾凉以后,找来一个小面袋子装好,叫张万库背在肩膀上,抓

紧时间送他上路。

刚走出大门口,迎面撞见了窦大叔。窦大叔的大号叫窦建章,长得膀大腰圆,是比较典型的东北大汉。他问芬儿她娘是怎么一回事。她一五一十地将张万库寻找抗日队伍、他家与咱家是山东老乡、两个年轻人是天生一对儿地长一双这些事告诉了他。

窦建章攥紧了拳头,大声地说:“我日小日本的娘,他们在皇姑屯用炸弹炸死了张作霖大帅,在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枪杀了北大营的中国官兵,还要迅速占领东北三省呢,小日本来了,我们非遭殃不可呀。孩子快回到屋里去,我有话说。”

听了他的一番话,张万库的心灵产生强烈地震撼,更加坚定了寻找抗日队伍的信心,顺从地返回到了东屋,看窦大叔还有什么话说。

窦大叔不慌不忙,拿起了长长的旱烟袋,窦大婶把烟筐箩送到他面前。他将捻碎的烟叶捏在手里按到烟袋锅内,擦着了洋火儿,“吧哒吧哒”地抽个不停。他双眉紧锁,心事重重,等待半天也不开口。

窦大婶催促他快说:“快点儿呀,你有话就说,人家孩子还要赶队伍呢!”

窦大叔过足了烟瘾,打开了话匣子:“想当年,我爷爷就是义和团的二坛主,杀了许多洋鬼子,后来他被清朝政府通缉捉拿砍了头。他死得壮烈,一直在我们窦家的晚辈中引以为荣。如今国难当头,我们本应为国效力。可是我已经不年轻了,不中用了,不能去驰骋疆场、奋勇杀敌了。孩子你有种,主动要求上前线杀敌,不愧为咱们山东棒子的后代和真正的东北汉子!这么着吧,你选一匹好马,骑上它一气儿跑到陶河堡,快些找到队伍,杀敌立功,我们等待你的好消息。”

话语一出,张万库茫然不知所措。

窦大叔挥一挥手,拉起张万库就往外边走。来到马棚的饲槽前,用手指着两匹马说:“孩子,这两匹马你随便挑,相中哪匹是哪匹,种地拉车我也没什么心思了,国家都要亡了,它们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多大用处啦。可对你却不同,你骑到它的背上可以挥刀斩鬼,早日将小日本儿赶出中国去!”

张万库扫视一下,看中了那一匹沙栗马。只见这匹马身高腰长,眼似铜铃,跑起路来肯定风爽。父亲曾经学过几天兽医,对相马很有研究,若不是身体多病,他肯定是一个名兽医。张万库听他念叨一套嗑:“远看四个蹄,近看屁股齐……”下面的就记不得了,他对相马多少还懂点儿行。相比之下,这匹马岁数小一些,脚力肯定要比身旁的大青马快。

窦大叔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就这么定下啦,你骑着它去吧!”

张万库手牵马缰绳不知说什么好,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

窦大叔用力推了他一下,说:“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张万库大步地走进窦家的马棚，牵出那一匹沙栗马，一出大门，翻身上马，向着陶河堡的方向狂奔而去。

借着风声，窦建章夫妇仿佛听到：“大叔、大婶、芬儿，我会回来的……”

天下
浪
烟



第二章

北正站的地势是南面低,北面高。南与徐家甸子衔接,北与江湾沼泽地相望。在村落的北面,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家有一千多垧地,骡马成群,人丁兴旺,北江湾方圆几十里的地方都归他家管辖,割一捆柴禾,打一条鱼,都得经过他家点头应允,否则就是触犯法律。这家大户姓孙,东家叫做孙殿贵。所居院套占地半垧之多,青砖大瓦房鳞次栉比,院墙高两丈有余,四面设置炮台,由家丁保护庭院。人们都不管他叫孙殿贵,改称孙员外了。

孙员外家产的来路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

据说他的叔叔孙强,随着父母从山东逃荒至此,以打鱼为生,勤俭度日。大清国从康熙皇帝开始就从北正站征缴鲤鱼贡。说起鲤鱼,老辈儿人都不陌生。这鱼长得很大,上千斤的是平常。每年四五月份,沿着黑龙江入海口溯江而上,抵达第一松花江、嫩江和第二松花江结合部,在那里产卵。待等十月份天冷后,成年鲤鱼领着幼鱼返回到大海里。宫廷要鲤鱼贡的因由主要有两条:一是鲤鱼味道鲜美,也比较稀少,稀者为贵;二是鲤鱼的“鲤”与皇帝的“皇”谐音,鲤鱼只能由皇族来享受,平民百姓没有那份儿口福。说来孙强是过道捡大钱儿——走字儿,竟然在三江口处捕获到一条大鲤鱼。这个消息在北正站传开了,人们奔走相告,都说北江捕出了价值连城的宝鱼。捕到鲤鱼以后,孙强且喜且忧,喜的是给皇帝贡献鲤鱼能够得到封赏,忧的是这鲤鱼用车拉到北京没有十天二十天到不了,况且时值热伏,发生腐烂变臭,岂不犯欺君之罪?他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量好鲤鱼头部的尺寸,叫铁匠制作一个铁箍嘴给鲤鱼戴上,在三江口附近的宝莲河开凿一处泡子,将鲤鱼牵引到那里放养,待到天气寒冷时,再装车进贡。后来,人们管这里叫做鲤鱼圈。

孟冬时节,孙强准备好四个铁轱辘的马车,将鲤鱼捕获出来,装在车上。这鲤

天下
狼烟

鱼大得惊人,装在加长一倍的大铁车上,两头出梢。出行那天,人山人海,围观的百姓瞠目结舌,都说孙家祖上积德,这回可要发大财了。车上插着一面黄旗,一路上畅通无阻,日夜兼程,足足走了十八天,孙强才看见了北京的东直门。守城军士查验了官府出具的文书,立即放行。到了紫禁城的后门,守护者验讫文书以后,即刻向内务大臣禀报。不多时,下令打开城门,将鲤鱼直接送到御膳房。休息一日,皇帝召见。因孙强献鲤鱼有功,赏赐两样东西:一是黄马褂一条;二是牛皮诏书一个。黄马褂是权力的象征,标明孙强官居六品的身份;牛皮诏书上面写着:“孙强奉献鲤鱼有功,北正站以北草原至江四十五里地跑马占荒属孙强所有。”孙强磕头谢恩。由于鲤鱼贡的原因,孙家由名不见经传的小门小户,一下子变成了大财主,雇用长年的劳金就达七八十个。孙强先天不足,是个清水罐子,两口子不能生养,感到非常遗憾。到了风烛残年,万贯家资得有人继承。深思熟虑以后,两口子一合计,肥水不流外人田,还是过继亲侄子为好。于是孙殿贵便成了孙强的继子,擎受了孙强的大家大业。

孙殿贵共娶了三房老婆,生下了六个儿子,两个姑娘。其中大老婆生下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二老婆生下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小老婆是窑姐儿出身,已经过门三年多了,一直没有生养,人们背地里说,窑子娘们儿接客太多,什么样的、什么地方来的嫖客都有,不得性病才怪呢。大老婆人老珠黄,谈不到受宠,但是当家理财,手里握有重权。二老婆长得天生丽质,是他从蹦蹦戏班子花一千块银洋买到手的。小老婆长了一副窈窕淑女形象,除了有好的身段以外,该细柳的地方细柳,该鼓胀的地方鼓胀,性感打人儿,在孙家大院里独领风骚。她原来是松漠城怡红院里的窑子娘们儿,多次伺候过孙殿贵,一年长、二年短,孙殿贵离不开她了,于是就娶她做了小妾。

在七八十个劳金里,有一个叫赵国祥的小伙子,年方二十五岁,虽是穷人家的孩子,但是不失英俊风流。他每次见到二姨太,都主动搭讪几句:“《密建游宫》的蹦蹦戏唱的是哪一出啊?”

“楚王选妃,大臣从中做手脚,把金顶轿换成了银顶轿,结果造成了心上人错上花轿,太子密建痛心疾首。”二姨太讲起了剧情。

“啊,真惨啊!”赵国祥动情地说道。

后来,他又向她问起了《大西厢》是咋回事。二姨太对他的好感越来越多,有事没事总爱找他闲聊。

自从孙员外纳了小妾以后,二姨太失宠了,最近一段时间,他都不到她这屋里来了,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她总是感到这屋里空落落的,百无聊赖的滋味实在不大好受。没有办法,心情急躁也不能挠墙去啊。她期盼着大天时亮,一看见赵国祥前来扫院子,她的心情豁然开朗。她特别愿意倾听扫帚扫地发出的唰唰声,

仿佛就像小桥流水般的动听。

天终于亮了,二姨太睁开惺忪的睡眼,将门推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缝隙,像往常一样窥探着赵国祥来院与否。不知何故,她真的离不开他了。

太阳升起一竿子高的时候,赵国祥果然来了。他扛着一把竹条扫帚,开始有节奏地清扫当院,扫得尽心尽力,干干净净,连一根草刺儿都没有,大管家李金榜经常当着所有劳金的面夸奖他,说他眼里有活,特别勤快,要大家都学着点儿。

院子扫完了,赵国祥又挑着水管去井台打水。水井足有两三丈深度,一柳罐斗子井水足有三四十斤的分量。摇动辘轳时非常费力气,发出的声响也很特别,随着摇动频率的加快,“吱吱吱”的叫声穿进耳鼓,搞得耳膜都有些刺痛。他一气儿挑了十几担井水,装满了当院的三个大缸,以备浇花之用。

看着累得满头大汗的赵国祥,二姨太打心眼儿蜇痛。她赶忙找来一块干净的毛巾,忘记了主仆身份,不管不顾地走到跟前为他擦汗,弄得赵国祥不知如何是好。论岁数,他比她小九岁,但是按照规矩,她不能管他叫一声弟弟,为什么?主大奴小,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再则,自古以来男女授受不亲。如果丧失礼仪,那就是大逆不道了。

二姨太为赵国祥擦着汗,说道:“国祥,趁着没人快把汗褂脱下来,都埋汰啥样啦,我给你洗洗吧。”

赵国祥用迷茫的眼光看着她,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儿。经不住她的连拉带扯,赵国祥将自己的小褂脱了下来。

二姨太迅速折回自己的屋子里,翻箱倒柜找衣服,折腾了老半天,找到了一件汗衫,那是自己的内衣,八成新的,叠得板板正正。她神秘兮兮地对赵国祥说:“快穿好,小心着凉,光着大膀子多难看呀,让人家说三道四的多不好。”

说着,二姨太把汗衫穿在了他的身上。仔细打量打量,赵国祥出落得更加潇洒异常,简直就是当今的宋玉潘安了。她朝他挤眉弄眼,临走扔下一句匪夷所思的话:“你的汗褂我不要,我的汗衫不给你,你照量着办吧!”

最近几天是秋收季节里最忙碌的几天,绝大多数的劳金都上地里收割庄稼去了,只有赵国祥留驻家里打杂。挑水扫院的活计刚刚干完,大少爷孙树勋呼哧带喘地走到他的面前,局促地说:“现在地里的活计忙不过来啦,下午你也去东岗地里割大豆去吧!”

大少爷的话就是圣旨,尽管他很反感,把大少爷看成是一个长着青面獠牙的追命鬼。他随口答应一声知道了,然后就去厨房寻找干粮。

东岗地距离村子二里多路,走二十分钟就到。赵国祥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拎着磨得锋利的镰刀,哼着蹦蹦戏《杨八姐游春》里的一段唱:“晒干的冰溜子要二两……韩湘子的花篮要一个,给我女儿装针线。瘸拐李的葫芦要半拉……一步一

个摇钱树,两步两个聚宝盆。摇钱树上拴骏马,聚宝盆里站金人……”一路上唱唱咧咧的,从来没有过的喜兴。

赵国祥脑海里时不时地闪现出她那一双勾魂的眼睛,用手下意识地摸一下穿在自己身上的她的贴身汗衫,连眼睛上的睫毛都激动得笑了。他活到二十五岁,还没体验到什么是女人的关爱。父亲赵玉生是破落的八旗子弟,下不了苦力,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六个孩子无冬没夏光腚眼子。男孩子光点露点尚无大碍,三个女孩子老大不小,都知道硌碜了。一有生人来家,她们像是见了鹞鹰的小鸡,钻头不顾腚地躲藏起来。可能是看在他的大儿子赵国祥在孙家扛大活一向兢兢业业的份儿上,东家大发善心,将看护北下坎大甸子的美差托付给了赵玉生。这样一来,就可以勉强强地养家糊口了。

赵国祥很快汇入到割大豆的人流当中了。

下晌割大豆与清晨割大豆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清晨的大豆被露水浸湿,抓起来不扎手;热火球似的太阳高高升起的时候,露水被热量吸干了,大豆变得又尖又硬,收割时,抓大豆的手被扎得青一道紫一道的,甚至裂开大小不等的口子。赵国祥忍着剧痛,跟着打头的挥舞镰刀向前刈割着,被割下来的大豆齐整地躺在地上,形成了大豆铺子,待马车赶进后,装车人用木制的叉子挑到车上,拉到场院里堆好,上冻的时候开始打场脱粒。

正在劳金们挥汗如雨地收割大豆时,孙殿贵来到了地头上。他的嘴上留着八字胡,手拄一根文明棍,身穿长袍大布衫,头戴一顶黑色绸缎瓜皮帽。看到满地大豆纷纷倒下的热烈场面,他高兴了。回过头来询问大管家李金榜:“我说金榜啊,劳金们一天吃几顿饭呀?”

李金榜点头哈腰、满脸奴才相地答道:“东家,每天要吃三顿饭呢。分早上五点,中午十二点,晚上七点。”

孙殿贵脸色一沉,说:“咱们家还差一两顿饭吗?现在日头爷儿这么长,劳金们的活计又这样累,吃三顿饭怎么能行呢?从明天开始,改成吃四顿饭吧!分早上五点,上午十点,下午三点,晚上七点。要改善伙食,每天都要有一顿黏豆包。”

李金榜连连称是。

“走吧,咱们到那边看一看。”孙殿贵扭扭搭搭,朝着装车的地段走去。

一群妇女、儿童聚集在地头上,苦等着大豆铺子装车拉走后,捡遗留在地里的大豆植株,回家脱粒以后,要么生豆芽子,要么磨小豆腐,要么做大酱,穷困的人家依靠老秋抓挠一点外捞儿,哪顾得上脸面不脸面?

有几个不安分的妇女和小孩窜进地角,抢抓了一些大豆植株。

李金榜见状怒不可遏,大声喝斥:“臭不要脸的东西!快快给我滚出去!”说罢,随手捡起一根木棒冲向炸窝的人群。

看见李管家凶神恶煞的样子,有几个胆小的孩子吓得哭爹喊娘,把整个田野吵得沸沸扬扬,就连割地的劳金们都停住了镰刀,伸腰昂头看起了热闹。

孙殿贵不慌不忙地制止住了李金榜的硬性举动,慢声细语地说:“我说金榜啊,算了吧,碗边子饭能撑死人吗?我看行了吧,地角上的大豆铺子不要啦,权当我孙殿贵积德行善了。”

李金榜心领神会,大声疾呼:“孙员外说啦,地头地脑的大豆铺子不要了,你们捡回家去,贴补贴补你们的生活。现在开始放人进地啦!”

话音刚落,人群像炸了锅的豆子蹦出来,蜂拥进到地里,腿脚快的抱大豆铺子,腿脚慢的捡散落在地里的大豆植株。一个时辰过后,地里除了垄沟的豆叶而外,大豆植株被捡地的人们洗劫一空,大家身背肩扛,满意地回到自己的家中,茶余饭后,都念叨着孙员外的好处,心里充满着感激之情。

第二天开始,李金榜管家按照孙殿贵东家的吩咐,给割地的劳金安排了四顿饭。早上五点吃的是小米饭,喝的是豆芽汤;上午十点吃的是苞米面饴饽;下午三点吃的是黏米面豆包;晚上七点吃的是苞米碴粥。劳金们特别满意,情绪高涨,干起活来分外卖力气。休息的时候,玩起了“抻狗腰子”、“骑单马”的把戏,大家都很开心。

规矩往往是由东家制定出来的。自从孙殿贵决定每天吃四顿饭以后,好像是约定俗成了,往后一到农忙季节,劳金们都要吃四顿饭。人们对孙员外毕恭毕敬,都说他是一个开明的东家,并且给那顿黏豆包起了个怪好听的名字,叫做“天上饭”。

十天以后,割地的时节已经过去。赵国祥像往常一样回到孙家大院打零杂。

早晨起来挑水扫院,挑水时的扁担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扫院时的扫帚发出“唰啦唰啦”的声响。对于二姨太来说,这两种不同的声响都特别愿意听。一旦没有了这两种声响,她的心里就空虚就寂寞就烦躁,一旦有了这两种声响,她的心里就舒坦就充实就悸动。看着那个身影出现了,她就凑到窗前伸脖张望,就像一只昂头的美天鹅一样痴迷。“这个无情无意的家伙才来。”她心里埋怨着他,同时还挂念着他,反正是又爱又恨的矛盾心理。

赵国祥的脚步在走近,身形更清晰,二姨太的心房在颤抖,脸上浮起一朵美丽的火烧云。

二姨太主动迎出门外,谄媚地对他说:“死鬼,你可叫我想死啦,这几天为什么总是抓不住你的影儿啊?”一边说着一边拿出叠得四棱四角干干净净的汗褙,亲手披在他的肩上。

赵国祥嗫嚅着说:“对不起女东家,你的那件汗衫叫我给弄埋汰了,晚上我好好洗洗,明天还给你好吗?”

二姨太挤眉弄眼：“今天晚上还给我岂不更好？”

赵国祥的脸色一片红晕，不知说啥是好了。

二姨太改换话题：“你不是喜欢蹦蹦戏吗？今天晚饭后我教你唱《王二姐思夫》，可要准时呀。学艺学艺，两手拄地。你不好好恭敬我，我可不传真经啊。”

一说到学戏，赵国祥眼睛突然一亮，说：“中。我拜你为师。我一定下功夫学习，决不给师傅丢脸。”

二姨太听他这么一说，眉飞色舞，满脸洋溢着勾魂的神采。

夜幕降临，万籁俱寂。二姨太的房里闪现出两个身影：一个梳着日本式大盘头，身穿高位开气儿的绸缎旗袍；另一个身穿松敞大褂，留着大分头。不消说，女的是风姿绰约的二姨太，男的是风流倜傥的赵国祥。

二姨太起头说道：“国祥，看你的长相和做派，天生就是一个唱戏的坯子，可惜你生在贫穷之家，白瞎你这块材料了。”

“那有什么办法呢？出生在穷家富家自己又说了不算，这是命里注定啊。女东家，你的处境要比我好得多呀，不愁吃不愁穿的，多么享清福啊？”

“傻弟弟，你怎么能够知道我的苦楚呢？我的家境比你的家境还要糟糕。我四岁没有了父亲，十二岁没有了母亲，伯父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通过特殊关系联络了戏班子。班主看我的模样还不错，于是便收留了我。蹦蹦戏分男角和女角，那时不允许女的上场，演女角是男扮女妆。我只是做一些杂务，因为受他们经常熏染的关系，时间长了，我也学会了一些段子。”

“蹦蹦戏班子苦吗？”赵国祥饶有兴趣地问道。

“怎么不苦？演员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工，打杂的也是起早贪黑，四处奔波。不瞒你说，姐姐我十四岁那年就被班主酒后开苞了，我差一点跳进了松花江。后来多亏了孙殿贵，他用一千块银洋娶了我。不过这老王八犊子喜新厌旧，看上了一个窑子娘们儿，就像老母猪得到黑豆一样，咬住了就不撒嘴，并且还娶到了家。把我打入冷宫，晾到一边儿了。可恶！”二姨太咬牙切齿地说。

“姐姐，不说孙员外的事情啦，还是教我唱蹦蹦戏吧。”赵国祥第一次用了姐姐的称谓，觉得很不自在。

“弟弟，我是一肚子的苦水呀。可是在北正站我是举目无亲啊，连个诉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你说姐姐多么可怜。要不是遇见了你这位好弟弟，说不定我早已到那个世界里去了。”

“姐姐，你千万不要这样，有弟弟经常陪你说话就是了。”赵国祥动了怜悯之情。

“傻弟弟，我年方三十有四，正是青春年华，那个老东西就让我守活寡，每当入夜我就开始作噩梦，怕得要死，一摸炕头空落落的，连个依靠都没有，我常想活